

病 与 梦

楼建南作

文藝小叢書

錢牧風裝幀

MG
I246.7
574



3 2169 2493 0

病 與 夢

I 病

II 夢的憧憬

III 革命的 Y 先生

病

病

從初夏間受了各方的迫害，氣憤着離開故鄉的洛瑾，幽居在上海市北的一角寓樓中，已經快要三四個月了。在他，這是多麼沉長的三四月呀：真是像幽困在獄中的一樣，整天在一個單調無味的周遭中活着，小小的一間見方數丈的房間中，堆滿了一些雜亂的家具，留給他和他的家人們三四口子活動旋轉的隙地，已不過僅僅幾尺的

一方。陽光永遠不會臨照到這卑暗的地方來，推開窗子，只有些爛繭的氣息夾着風中吹來，和呆板死灰的建築物，密層層的包圍着四周，像深陷在殯墓中的一樣。一天到晚，只是沒情無緒地看書，睡整半天的午覺，或是像發狂似的到馬路上的風沙中奔跑着。

讀幾册大部的著作，修習外國文，寫點東西，在計劃的時候原是覺得什麼都合適似的；但是畢竟沒有誰會在沙漠中開闢園地，而心緒又是這樣的惡劣，每當提起筆或把起卷時，便被一個小的孩子囀兒的銳利的哭聲打擾了。因此只能蹙了蹙額把已上手的工作放下。

兩三年來好幾次的上海貸家生活的經

驗，特別使他覺得在孩子們尤其是不適宜的，大的孩子只要一到上海幾天的功夫，肥沃的臉上立刻會顯出憔悴的神色，因此這一次他母親硬要把他女人們送出來的時候，他寫信去把大的孩子托了岳家。但是尚在乳下的阿瑾，她不能不跟着母親來同遭這個厄難，雖然好幾月來，已漸漸能從母親的膝上爬下來在地上跌跌踉踉的踱步了，但是林檎似的臉霞，却是在一天比一天的隱淡下去了。小小的阿瑾，她似乎也感覺着環境是太枯燥了，她只是一天十幾場的哭鬧。

“真把我累死了，什麼也不能做。”

本來是性氣不好的洛瑾，他一被孩子哭鬧的打擾，使怒着目向他的女人使氣。憤

怒了的時候，從妻的懷中把孩子奪了來狠狠地想把她從窗口擲出的心思也有過幾次。雖然每次妻惱了打孩子時，他總要幫護着說：

“你太野蠻了，動不動就打，孩子有什麼罪呢？”

因此阿瓘知道父親是能夠衛護她的，她越是愛纏紐着他了。但是他畢竟是自私自利的，在偶而心境平靜的時候，把孩子擱在自己的膝上，逗着笑樂，他覺得是自己最大的安慰。人生的不幸沉重地壓在他的肩頭，整個的社會，是四周虎視着向他迫害，祇有這小小的無邪的心，她是完全純潔的，善意的，睜着一對晶黑的圓眼睛，嘻着笑顏，把肥嫩的短臂，環套在他的頸項，高聲

咿唔地笑着，但是時候一多，他便立刻厭倦了，他想把她從自己的身上離開，沒有滿足的她，便悲哀地哭了：

“真把我累死了，什麼也不能做。”

他便把孩子狠狠地擲給了女人，怨恨地咒咀起來，他覺得自己整個的完好的計劃，都被這小人兒攪亂了。

終於妻替他籌畫了一個妥善的方法；她也深覺得讓一個男子整天沒出息的閑悶着是太不好的；她時常鼓勵他讀整大部的書，學習外國文，寫成篇的著作，但她很寬恕他，知道在這樣不安定的環境中是不能夠責望他好好用功的。於是她叫他到一個友人的寓所裏去，那位友人白天在辦事處工作，他的寓室是空着的，那兒的環境自然

是比較得閑靜一點，因為是獨身者的住房。她叫他白天到那兒去靜居，除了喫飯的時候，和晚上回家來，這樣她以為比較可以使他平靖地用功了。他立刻允許，去和那位友人說好了，每天像從前有職業的時候一樣，早上一起來就去，一個人坐在一間靜寂的房間裏，便覺得不能把自己閑空住了。許久沒有開卷的一本日文自修講義，新近從圖書館借到的一本數千頁的經濟名著從來沒有勇氣開讀的，又新買了幾百頁的原稿紙，立刻奮了很大的決心，一會兒也不休息的，安排了時間，一樁樁的開始了。如此的一連好幾天，想到自己的生活，已開展了一個新的局面，便覺得異常歡喜了。雖然有時想起妻一個人在家裏寂寞着，尤其是每次出門

時孩子“爸爸，爸爸”地呼喚着留他不要走，和晚上一回家孩子見了一天不見的爸爸，伸着手很親熱的要他抱。也不覺地會把工作放下來默默的出神，他仍然想到自己似乎是太自私了，但總不捨得把自己剛剛開始的新生活立刻來停止。

一天，他回到家裏，喫過了午飯。妻抱着似睡非睡的阿瑾憂鬱似地對他說了。

“你摸摸，看她的頭這樣熱。”

他伸手在阿瑾的額上摸了一摸，便覺得一縷焦灼地熱焰刺入手心；低着頭看孩子的臉，也已燒得通紅了。

“病了呀，這便什麼好呢？你今天下午便抱她到附近的醫院裏去看看吧。”

說了後，他想下午應該把工作停止了，

留在家裏幫着妻看護孩子，但他想到一篇創作已寫了七八千字，立刻就可以結束了。只得又叮囑妻到醫院去，自己依舊披上了外衣到友人的寓所中去了。重新把未完的創作讀了一遍，便提起筆來準備續下去。不知什麼的許久沒有了的鬱悶的情緒又引起心頭來了。寫了幾行，看看是不成樣子的，重重的醮了些墨水，塗了；但再不能寫了，一陣焦灼的苦悶使他感得有坐立不安的神氣。只得把手中的筆放下，另外把一本放在手邊的生字摘錄簿拿過來誦讀着。過了一會，却又覺得自己的嘴裏只是在沒意識的唸，神經的中樞完全的沒有貫注着在；立刻，又本能地丟下了。立起來，走到窗邊憑着欄佇立了一會，想把不安的心境，強自

鎮靜下去；但是不可能，孩子的通紅的臉，妻的憂鬱的眼睛，緊緊的迫注着他，雖然在想：

“小毛病不要緊的，自己的工作不能因此打斷的，好幾月來才能平心靜氣的用功，繼該繼續下去才好呀。”

但是畢竟是難以平靖了，坐下來時，仍然沒有提起筆來的意思，無聊地把寫就了的稿紙一張一張的翻着，忽然一陣奇異的憤怒起來了，不自禁的把下唇緊嚙着，隨手把手中的稿紙團皺了：

“這有什麼意義呢，值得把我病着的愛兒丟棄下了不顧嗎？”

一會兒便有些失悔了：

“馬上去看了醫生總是不要緊的，妻一

定會設法，已經開手了，總不能沒結果的放下，這許多時候了，從沒正式的做一點事。”

這其間，房門突然的開了，走進另外的一個朋友來，他的一隻腳跨進門口，便嚷着說：

“洛瑾，快！你的夫人叫你回去。”

“什麼？”這是很大的一驚，從朋友的急迫的神色中，洛瑾的心突然跳動起來了，他想到事情一定很惡劣了。

“你的孩子病得很厲害了，剛才我去找你，你的夫人在乾急着，正苦沒人來叫你。”

“那末，沒到醫院去嗎？”

他說着匆匆的把案上的書物整理了一下，披上外衣，便同着朋友一同走出門外。很短的一段距離，他覺得今天只是走不到。他和

朋友一同無言的走着，半途中朋友分途時向他告別，他也沒有覺得。及至推進了家裏的大門，樓下二房東家裏的幾個家人都驚呆似地在偶語着，見他來了，便得救似的喊着：

“呀，來了！”

他不與招呼，管自急急的跳上樓梯，看見房門口沉垂着的門帘時，便似覺得一幕悲劇立刻要啟幕了的，呼吸也完全窒息住了，他的腦中早已呈佈了一個可怖的現象，兩腿便有些戰慄，奮着與命運決鬪的心思，把一隻腳跨入房門時，他便看見孩子在靜靜地睡在床上，妻默默地坐在床沿看守着，那個老旦似的二房東太太，連連的向他搖手，他知道這意思，便把脚步放低了，輕輕

的走向床邊：

“怎樣了？”

“現在倒好一點了，剛把白蘭地周身擦了一邊，才安靜地睡着了。”二房東太太說了。

“剛才的樣子真要怕人呢。”妻說。

洛瑾正把身伏下床去看視，忽然，一聲銳利的驚叫聲孩子從夢中驚醒過來了，好似陡然有一把刀子或一粒子彈穿入心中一樣的驚痛聲，她立刻圓睜了一雙驚怖的小眼，握緊了拳頭，顛波着通紅的頭，一聲急一聲直叫起來了，周身是掙扎地抽搐着，像重傷垂斃的像子。他和妻倆立刻把這小身子圍住，驚惶得手足無措地呆住了：

“你看，這個樣子！”妻焦急地回頭

說。

“寶寶！好寶寶！璀璨，璀璨！”他拍着孩子的身子，似乎覺到她立刻要死去了，想這樣的叫住了她。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你們年輕的是沒有見過呀；不要慌，等會兒一挑就好了，”二房東太太還是安閑地立在旁邊安慰着他們。

這其間，娘姨氣呼呼地趕了進來。

“少奶奶，那老太太說今天天氣不好，不出門要挑末，自己抱了去。”

孩子仍是一聲一聲刺心的乾號着，小身子痛苦的抽搐着，雖然平日對於挑灸之類定全是反對的洛瑾，而且聽了娘姨的話，又覺得那老太婆的架子就可怕，但在驚惶

無計的時候，也就聽了二房東太太的勸告，把孩子裹在一條氈子裏自己抱了到那個相離不遠的挑灸婆的地方去，妻衛護士似的跟着。

走進了挑灸婆的家裏，正有幾個男女圍在一隻桌子邊喜笑着打牌，一陣陣的鴉片氣味，從樓上吹過來。說了之後，便由一個伏在牌桌邊的中年婦人，翻過了眼睛向他們膘了一眼：

“等一等。”

於是他們是無言的站在一旁待着，孩子只是在洛瑾的懷中不安的蠕動着，終於一個蓬頭赤足婢女樣子的女孩，跑到樓上去了一會，又過了好多時候，扶着一個五六十歲的小足老婦下來，先提過一把籐椅自

行泰然地坐下。

“是驚風嗎？”

說了一聲，便伸出一隻污穢乾皺的手來，狠命的把孩子的手臂捏了一會，然後從黃銅邊的老花眼鏡上抬起白洋洋的一對眼睛來：

“對啦！”

“老太太這是不要緊的嗎？”妻懇求似的問着，老婦還在翻覆地看孩子的兩手：

“已過了三關，怕要看你們的時運了。”

被捉弄的孩子，又一聲聲的乾號了。她睜了哀憐的眼睛，看着俯身在旁的爸爸和媽媽，像求救似的。

“呀，寶寶，寶寶！”洛瑾只能作如此的安慰，心頭只是躍跳着。

“這總要請老太太想想法子的了，”妻向老婦人哀懇着。

她便又把眼向上翻了一翻，直起身子，向懷中探出了一個污穢的小包，拆開了，是一枚小小的鐵針，便一手捉住孩子的小手，望手指上一針一針的挑，驚痛了的孩子越哭得厲害了，像一枝枝的利箭刺入洛瑾和妻的心中一樣的難堪，老婦人還狠命的從挑過的創處捏出一滴滴有黏性的白水，在自己的指上抹弄着：

“啊，你看，你看，現在是不要緊了。”

哭過一陣之後，孩子漸漸的安靖下了。

“老太太，等會再來看嗎？”

“咳，等會兒再看！”

“那末，總謝吧，”妻囁嚅地說到報酬。

“不，一會歸一會的，一塊二角錢，便宜了你們，別人家便要兩塊。”

把錢給了，洛瑾重新把孩子在毛氈中裹住了與妻歸到家裏，倦乏了的孩子，又沉沉的入眠了。二房東太太矜誇着自己的紹介的功勞：

“咳，現在不要緊了，現在不要緊了！”

但是等她走了之後，洛瑾總是不放心地看着沉睡的孩子，和妻計議着去請醫生。終於悟到了不久以前堂哥家的姪兒也是同樣的病，由一個教會善堂的女醫生看好的。他便立刻跑到久不走動的堂哥那兒打探了醫生的住址，摸着身上還有兩角錢，便跳上了黃包車向堂哥指示的醫生處去。

黃昏已淡淡的籠罩了的秋的薄暮，馬

路上是夾着沙塵的涼風，他坐在車上只擔心着孩子不知道會不會再驚起來；到了這個時候，醫生不知在不在家；而且或是要不肯出門了。錢，又不多了，不知請費會不會太貴，一陣陣地緊迫地思念着，車子只是前向進去，又漸漸的想到孩子的病，都爲了自己的緣故；生活的不安，在大人們已經是很難忍受，這樣像鴿子籠一般的房子，整天沒和青天見面；弄堂中又只一陣陣的惡臭，沒有一點清新點的空氣。有時貪自己可以清靜點，便讓娘姨抱了到外面閑走，買些不潔的小食給她喫，他越想越覺得是自己的罪惡，使完全無罪的孩子，也跟隨着自己遭受這痛苦的懲罰，不禁兩條冰冷的眼淚掛在臉上了。車子便到了目的地的善堂門口。

幾個教會童貞女裝束的女醫士，受了他的懇請以後，便同情似地皺着眉尖：

“天氣也不好，上海這種地方，小孩子又得不到好點的空氣，什麼都要大人當心才好呀。”

這樣的話，又使洛瑾異常的刺心，終於同了一個醫生到家裏。診視了一會，便拿出了一點手提箱中的藥丸，說了服法。洛瑾用紅紙包了兩塊錢遲滯畏縮的送給了她。她客氣了一會，便也收受了走了。把藥給孩子服了一點後，仍然是沉靜地睡下了。室中一盞電燈冷然的映照着，他和妻坐在床邊相對默默地無言可說。他還是在責怒着自己，使孩子受了這樣的苦厄。想着她從出生以來，不過一年多的光景，已經跟着可憐的母

親粟六奔波好多次，一會兒上海，一會兒故鄉。自己只是在不幸的重荷之下，苦惱地徬徨着，很少有留意到幼小的生命之花的培養。春間原想好好的爲故鄉服務，發展數年以來的抱負，同時家人們也可以在山明水秀的家園裏安頓下來。但是迫害總竟跟隨了他，他照例是失敗了，使着氣又到這窒息的都市中來，幽囚似的挨度着這樣沒生氣的生涯；一面想着，一面底垂着頭，黯然的情調佈滿了他的心胸。忽然：

“爸爸，爸爸！”孩子醒來了，她像並沒有剛才的一次風波似的，笑眯眯地伸着手要她的父親抱她。洛瑾連忙把她抱到自己的懷裏，和善地撫弄着：

“寶寶！好了嗎？”

他的心胸便漸漸地開展起來，他叫焦勞了一整天的女人去睡了，自己領着孩子玩了一會，孩子扭轉了身子把腿從父親的膝上溜下，她又跌跌蹣蹣的踱起步來。

“囡囡，不要走，要喫力的。”

孩子走了幾步終竟有些疲勞的樣子，便倚在父親的身邊，笑眯眯喘着氣，在她聖潔的笑容中，她早已忘卻了剛才的苦痛，不必說給予痛苦的她的爸爸，她是一點也沒有懷恨過的。重新爬上父親的懷裏，伸出一雙短臂攀了他的頸項：

“爸爸，爸爸！”

他又流下淚來了：

“能夠赦免我寬恕我的，只有孩子呀！”

後來，他終於沒把每天的功課繼續。

一四，一一；一九二七。

夢的憧憬

夢的憧憬

一

幾天來，蒼茫的預惱，不息的纏繞着我，我的身心全被擾亂了。自從那天晚上忽然夢見了好久沒有音問，也好久沒有想起的女友魯珍。這好像是在故鄉家中的一間廂室裏，忽然說有一位女客來訪我，接着魯珍似乎匆急地跑了進來，她還是穿了我從前時常見到的一件綠綢的短襖，配着黑色

的背心和長裙，頭上的短髮很鬆亂的，臉上有點微微的蒼黃。一個女傭跟在她的後面，懷抱着一個十餘個月的孩子。大約我們是接談了一會，我已經知道她是從自己的家裏出來，因為應她丈夫的招約，明天就要趁車到上海去。那時候，我的意識完全惘然了，因為我沒有知道她是什麼時候結婚的，而且，丈夫又是誰呢？但是在夢中，一切不知的事卻好似不言而喻的一樣。只是突然的我感到悲哀了，我看出她完全成了一個母親，她的臉色略呈憔悴，手臂上的肌肉也已寬弛，她坦然地在我面前，袒開了胸懷，給孩子喂乳的樣子。在這種幻滅的哀感中，我醒來了。我的臉上還有點赤熱，我的心頭在突突的跳，半意識的狀態中，已經知道是一

個夢了，可是還在惘然的感着莫名的苦悶。

終於我完全的清醒了，張開眼睛，玻璃窗上還沒一點將曙的白光，時計在枕邊唧唧啣的響着，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了。總是翻覆着不能繼續剛才的睡眠。魯珍的影子，很顯明地在眼前閃耀着，我的思絲便沉沉陷入於過去的回憶中了。

二

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了，我第一次與魯珍相識。那是一九二五年上海南京路的慘案發生以後，全上海的市民憤激已極，民衆的團體紛紛組織起來，自動地來參預這一次偉大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尤其是中等以上的學生。我那時被同學們推舉做學生

聯合會的出席代表，因為職務的關係，認識了上海的學校平素沒有機會相識的許多學生，魯珍就在這時候熟識了，她也是她學校裏的出席代表，起初雖然時常在一處開會，也不過在發言的時候由主席的紹介知道她的名字。後來由大家的推舉，我們一同做了編輯委員會的委員，因此天天在一間房裏辦事，我便知道她是我的同鄉，她的家離開我們只有十幾里路。她的父親已經死了，只有一個中年的母親，在艱難的生活中供給她在外面讀書的學費。她沒有兄弟姐妹，性情是很活潑的。

當時會中的工作非常忙冗，除了每天第一次見面互相點一會頭，分別的時候互相祝一聲平安，此外很少有公務以外的談

話。我那時編一張會刊，她擔任的是撰述宣傳冊子等；因為會刊是比較繁重一點，我時常向她討一點稿子，她雖然口頭允許我了，但是時常拖延。只有有一次被我迫不過了，找出了幾首舊作的抒情詩給我。她的詩，情調非常醇郁，文詞也秀麗。於是因為同樣的文學的愛好，我們的友誼關係又增進了一層。

不久，壓迫漸漸加重，許多人民的團體，都因恐懼畏怯而妥協了，只有我們的學生會還在繼續公開，但經費的來源已經斷絕，工作也只能無形的停頓，我們便分開了，但學校還沒有上課，我總於爲了存着一點重行活動的希望，在西門路租了一間人家的亭子間住下來等待時機。

有一次魯珍單獨的來訪問我，那是一個薄涼的秋晨。她一走進門便很高興的喊我。

“白瑾，你總於被我找到了。”

這樣突然的來客使我非常的驚異，我訥訥地請她就了坐。她現着歡喜的樣子，把室中的陳設看了一會，那種紊亂的樣子我覺得非常羞恥，但是她却滿意的稱羨了幾句。後來她告訴我因為同學們都回家去了，自己住在一個親戚的家裏，一個人很寂寞的，因此來找我談談。我們便講了一會過去的盛況，和眼前慘淡的現象，大家都感到不勝的黯然。她向我借了幾本書要回去，我要她一同到外面敘餐。她沒有拒絕我的提議，一同找了附近的菜館用了午飯。飯後，天空

了陽光，頓時覺得煦煦地很和暖。大家都沒有別離的意思，便不知不覺地一壁閑談一壁已走了許多路，一直走到霞飛路。她已經微微有點疲乏了，便一同在環龍公園裏坐了一會。

以後，我們不斷的作了幾次的往還，也時常通着訊，友誼漸漸地密切起來了。

三

也在這時候，有些好事的朋友們，給我們構造了一個可笑的謠言，說是我和魯珍已經戀愛起來了。第一次聽聞這個謠言的時候，使我非常的懊惱，告訴我這個謠言的正是我那最要好的女友現在的妻子夏若華，她那一天說得很蹊蹺，因為我得了姊姊的

來信，祖母說是非常的想念我，要我回去一次，我便跑去給若華說了。若華的臉色便現出很不好看的樣子，她說：

“給你那女友同行嗎？”

“誰，你說的是誰？”

“還瞞着誰呢，人家都知道了你與魯珍的關係。”

這個重大的打擊幾乎要使我昏亂了，在我，我老實說，那時候雖與若華還沒有婚約，但是她是心目中的愛人，我要始終忠實於我的愛，不是誰能夠來搖動我的。對於魯珍，她因為與我多次的接近，我們的友誼固然在日益深厚，但是我確實沒有過戀她的心情。當時我對若華再三的辯白了，並且決定不行，以堅她的信心。

但是在外面，謠言依舊沸騰着，使我幾乎不敢再見魯珍的面。那知魯珍卻也知道了這個謠言，她興匆匆的跑來告訴了我，看她說着的時候，雖然也笑着現出當作不注意的樣子，但我可以看出她並沒有爲謠傳而惱怒的神色。她說：

“真不知是什麼一會事，人家說你和我有了戀愛，你想好笑嗎？”她那大的攝人的黑眼珠盈盈地凝視着我，微黑中盛顯着處女紅的臉輕盈地微笑。我立刻感到微弱的震驚，覺察她似乎在利用了這樣的消息來向我試探的。我真失悔，我的報答太傷了她的心了。當時我裝着不經意的樣子與她敷衍了一會以後，後來漸漸談到戀愛的本身上去，我就向她隱約地透露自己對於若華

的關係。我想不到她是如此的愛我了，她的臉上立刻起了一陣蒼白的顏色，雖然一會兒就消滅了，她依舊繼續剛才的嘻笑，接着又現出不寧的神氣，告辭走了。

我立刻覺到自己的殘忍，我創傷了她的心了，我爲什麼一點也沒有覺察呢，許久以來她對我的態度。送了她一直走出門口，略略的回過頭來向我點了一點，便叫了一輛歇在門口的黃包車，跳上去價錢也不講的走了。我站在街心悵望了一會，看她竟然沒有回過頭來，似乎一股踽涼的氛圍瀰漫住她的背影。我一直站到看她的車子轉灣以後，方始走進自己的房裏，焦急的不安，使我不能寧靜下來，我只是低着頭在一塊見方數丈的房中徘徊不定：

“唉！她愛我，她愛我！但是我用什麼來安慰她呢？”

這一夜，我只是翻覆地失眠了，很雜亂的思潮在我的腦裏泛濫着，我伏在枕上流淚，我說不出那時我的心頭是作怎樣的感想，回憶她歷次似有意似無意的對待我的態度。

第二天我很早的就起了牀，我跑到魯珍寄寓的親戚家裏去。因為有過不少次的造訪，所以他的親戚們已經熟識，而且對我都很有客氣，但是這樣早就去叩他們的門，使他們非常驚奇。開出門來的是她的一位十五六歲的表弟，他詫異的向我看了一眼，纔把我覆在深帽下的面目認了出來。便告訴我表姊怕還睡着，讓我在客堂裏坐下。然後

縱躍着跑進裏面去了，魯珍好像已經聽見我的聲音，從樓梯上跑了下來。

“啊，這樣早，快請到樓上來。”她還是在穿着一件很寬博的玫瑰紅條紋的寢衣，頭髮亂蓬蓬地，是剛才從牀上起來的情形。但是突然的，我的心頭又是一下微微的震驚，我發見了她從來沒有的美。兩隻腳已經跟着她走上樓梯，她把我讓進她的房裏，移過了一把椅子叫我坐下，一壁從熱水瓶裏倒了一杯開水給我，一壁說着：“啊喲，還攤得沒有樣子。”便去整理自己牀上的被褥了，又把案頭整理了一會，我惘然地看着她的動作，沒有說一句話。她又從櫥裏拿出一點糖菓給我吃，仍然是她那活潑自然的態度，如果她不突然的告訴我，我幾乎忘却

爲了什麼而來的了。她說：

“我準定今天回家去！”

“爲什麼吶，突然地要去了！家裏沒有什麼事情嗎？”

“沒有什麼，只是在外面閑空着也沒意思；去看看母親。”

“那末，昨天你沒有告訴我？”

“……就是回來纔見到了母親的來信。”她遲疑的說了。

“啊，母親有信！但是不太匆促嗎？”

“一個人，很簡單的，又沒有什麼要預備。”

“緩幾天好嗎？”那時候我已覺察了她這樣匆促要走的原因，我的聲音便低了。

“爲什麼？橫豎一樣要走的。”

“緩幾天，我也預備回去一次，同行不好嗎？”我忘記了在若華面前的信誓了。

但是她總沒有允許我的要求，她叫我還是緩緩再走，自己是不能再留在上海的了，反正到了家裏一樣的可以時常見面，她的語氣非常的堅決，使我不能夠再有插言的餘地。過了一會之後，我看她把衣服換過了。便要她一同到外面去走走，她默默地表示了許可，跑出房去對親戚家的人說了一聲，跟我一起走出門外了。照例是無目的的散步式的走着，漸漸的到了市心，一同在餐館中吃了點心，後來我又買了一點送行的禮物，她自己也買了許多東西，便分開了。

下午我跑到輪船上去送她，互相又是沉默無言。最後我總於鼓了勇氣，說了一句

希望她不要對我有什么誤會的話，她又輕盈地微笑了一下：

“這會什麼呢？”她便叫我回去，因為輪船上已有起錨的聲音，我與她握了一握手，便戴上帽子走下輪梯，爽然的在碼頭上站着，她還在欄杆上向我作了淡淡的一笑，船便開行了。我揮着帽子祝她平安，她點了頭向我招手，一直到船漸漸的離岸遠去。

四

人的心情永是一個說不透的謎，在碼頭上的時候我幾乎想跳上正在開槳的船裏去。不見了船的影子時，我幾乎想跳進江水裏去，但我終於一件也沒有做，邁步着走了。不知不覺的又走到若華的家裏去了，在

若華的家裏歡暢的晚餐中，在飯後與若華在她們的小花園並坐着閑談時，我的心頭在悔恨着自己剛纔對於若華的不忠了。我想：

“我應該對她說。”但是我終於沒有說，一壁在和若華歡樂的閑談着，一壁悔恨的心使我非常難過。若華完全沒有覺察我的心境，依舊孩子氣的健談着。她永是如此樂天的，她計劃着下學期轉學的計劃，並且決定向父親要求，要我陪她到西湖去玩，順便從裏江轉到她出生以來沒有見過面的故鄉去住幾時。她勸我不要再冒着危險去作社會運動。雖然她從來不否認這種運動的意義與需要，但是她的觀念是很可笑的。她說：

“不過我不願意你去幹。”

“那末讓人家辛苦地去幹好了，我們來坐享其成嗎？”

“這似乎是說不過去的，但是人總有點自私的。”她笑着。

“如果每個人都一樣的存着自私心，那末誰都不幹了，社會那裏會好。”

“道理是你說得對，但是我有權命令你！”她只笑着說。

“你這是那裏來的權利呀！”我也笑了。

“因為你是……”她羞怯地把話縮進了。我感得身心像溶化了一般的振盪，剛纔的心情，自然立刻消散了。

“什麼，是什麼？你說！”

“不說了！”

“我要你說！”

“那末，那末！你是……我的，”突然她倒身在我的懷裏，我一把把她抱住，月光映拂她可愛的羞紅的臉，她的眼臉微微的閉上，再沒有什麼可來阻礙這個絕大的誘惑；我低頭給她一個長而甜蜜的親吻，我覺得我個兩個人是溶化在一起了。如果不是她妹妹的腳聲從門口進來，我不知這個我們第一次的長吻要到何時分開。

“姊姊，到卡爾登看影戲去嗎？”她的妹妹一定已經看見了姊姊匆忙起坐的樣子了，故意提高聲音遠遠的喊了。

“好呀，說是今天是德國的一張名片。”她紅着臉斜着眼向我微笑。

“聽說很好的，而且我們有了請客的主

人。”她的妹妹只望着我癡癡的笑。

“是誰呢，我也奉陪。”我裝着鎮定問。

“自然是你了，虧你還說。”這十五歲的小姑娘又向着她的姊姊假意的問：“姊姊，我們可以要白瑾哥哥請客的，他還會逃得走嗎？”她又向我釘了一眼。

啊！那時候踽涼獨行的魯珍，她怕正在寂寞的旅次流着悲哀的淚，但是我卻完全把白天的事情從腦中遺忘了。

五

若華這次向父親作杭游的請求，顯明地是我們兩人關係的最後的試探，事情是非常的順利，兩人的關係就從此決定了。我還照常的給魯珍寫信去，她也總是有簡短

的回答。我相信友誼與戀愛一定是能夠並存的東西，我決心以友誼來報答愛我的魯珍，我便明顯把自己與若華過去的情形以及新近的狀況寫了一封長信給她。她立刻回信來祝賀我們的幸福，並且自己也決定趕到杭城來參加我們的歡游。我又告訴了若華，她對於這種誤會現在已完全的瞭解，聽了這個消息非常歡喜。她說她們一定會立刻變做最好的友伴。

我們到西湖的第二天，魯珍也來了，大家住一個旅館裏，天天很高興的游湖跑山。雖然第一次在火車站我們兩人去接她的時候，我覺得她見了我們是有點惘然的，但是立刻她和若華攜手在一起了，往往反而讓我一個人伶仃地在後面跟着。每次在遊湖

的小艇中，若華總拉着她坐在一並排，讓我一個人坐在一邊。晚上她們兩個人睡在一個牀裏，切切的互相談笑；我取笑着她們：

“魯珍，你把我的愛人奪去了呢！”

於是大家都高聲地笑了。故意地佯抱着做出親熱的樣子。我的無意識心理也時常因此而感到奇異的妬意，我恨魯珍不該跑了來破壞我們甜蜜的生活。但過一會兒就也沒有了，而且驚異着自己的卑劣心。

接着，三個人一同回到故鄉，因為已得到我家裏的同意了，若華便在我的家裏寄寓，魯珍是時常來的常客。她也約我們到她的家裏去。那裏雖然是一個小市鎮，但附近山川的景物很使我們留戀了幾天。她的母親非常高興的款待我們，雖然是四十多歲，

還是存着輕逸的風姿。她與她女兒生得很相似，人家還以為是一對姊姊呢，但是很奇異的，魯珍與她的母親並不怎樣親近，雖然我們看見母親待她是很慈愛的，她一到我們家裏往往留住很多天，就是母親差人來接了，也仍然是不大願意回去的樣子。這常常使我感得詫異。

六

熱烈奔放的戀愛畢竟它非跑到它的焦點不肯甘休，雖然是爲了兩方親長的督促，但是也是自己太富於冒險的心情。在去年春間，我們在上海結了婚，我的晚婚的志願也破壞了，若華升學的願望也打消了。聽憑着情感的推動，完結了我們甜蜜的愛人

生活，開始戴上了夫婦的名義。魯珍在這一個月以前投入了軍事學校，到 O 城去了，臨行的時候，她抱歉她不能夠參預我們的婚禮，叫我們原諒，以後就沒有她直接的音問。

婚後我擔任了一點報館的職務，用自己的收入和兩方大家庭的津貼組織了小家庭，幾個月後生活也漸漸的平淡起來，若華懷了孕，每天除開整理些家務以外，也不過讀讀小說跑跑商店之類消遣着歲月，每次我晚上回來的時候她總是已經睡着了，我要在下午的一二點鐘纔從牀裏起來，她已跑到外面去了。

漸漸的，漸漸的，我們沒有一點惡感，但是愛的新原素卻也無從增長，未結婚以前的幻象，都慢慢地在心頭消滅了。如此直

到孩子在最近加進了我們的集團。

我總想不到我的青春會消逝得這樣快，二十五歲的自己，簡直已是中年人的神氣，勞碌着生計，操心着職務，從今年的夏間起，因為時局的變故我失業了，我的生活便更甚頹唐下去。

在一年多以來，南行的魯珍始終沒有給我一封信，雖然時常想給她通一個音問，又時常忘却了。春間的時候從友人處聽到了她已經隨軍到了前線，中了彈把手臂傷了，那一次使我非常着急，我寫了一個快信去問在C城的友人，許久沒有接到回音，我也就淡忘了。不久又不知從什麼地方聞到她已經回家去了，我又寫了一封信去，仍然沒有回音；當初還很是記掛的 與若華時常

談起她，後來又漸漸地淡然遺忘了。終於我得了這樣一個個奇異而無意識的夢。而且它把我的心擾亂了，我渴念着立刻能與她見面，她的那次晨裝時候震驚過我的純潔的美，她那次在輪船向我招手分別時的笑影，都很紊雜的佔據了我的心頭，我的頭沉沉的昏悶了：

“她在什麼地方呢？”

天還沒有亮，枕邊的時計依然刺激着耳管，我剛纔醒來時露在被外的上半身已經凍得很冷了。我昏悶極了。探身到牀邊的衣架摸索着，從衣袋裏摸出了火柴和紙烟，燃了吸着。我想慢慢的把腦子沉靜下去，燃完了一枝烟：還是不能安靜。

突然，我躡出牀來，開了燈。找出筆紙

來一連寫了幾封信 給幾個認識魯珍的友人，托他們給我打聽她的消息。

我一面迅快的寫，一面聽着隔房若華與她孩子的鼻息聲，很細的吹響着。我的腦中還是在憧憬着穿着玫瑰紅色條紋寬博的寢衣的魯珍的面影，飄忽地閃耀在我的眼臉。

一九二七：十二，二，夜○

革命的 Y 先生

革命的 Y 先生

Y 先生謎謎的笑着。

革命高潮真是普遍了，Y 縣教會的宣道師 Y 先生也起來革命了，這動機當然是爲了北軍的敗退，但是牧師的美國人 Johnson 對他的囑托，也是一個絕大的原因，Johnson 對 Y 先生說：

“老 Y 還是你去吧，其實孫逸仙博士的主義與我們基督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

於是 Y 先生要革命了。接着又來了一個問題：怎樣革起？但 Y 先生是出名的智多星，他只輕輕兒把眉頭一皺，便有了十分的把握。他立刻走出大門，去訪問那位不久前亡命在外，新近受了省裏的委任回鄉來工作的老陳去。雖然從前老陳辦的那個報上因為罵過幾次基督教，曾經被 Y 先生痛恨過的，而且老陳被北軍通緝而逃出故鄉時，Y 先生也得意過的，但是！

“此一時，彼一時了。”Y 先生這樣地一想，便眯眯的笑起來。Y 先生把這兩句話做了自己的處世哲學，應用得異常廣泛，譬如當他那省的督軍威嚇東南的時候，他總是對人說：

“聯帥纔是一個賢明的武人呢。”當時

北伐軍正在長驅前進，教會裏的人都在擔憂自己的地位，但是 Y先生一點也不愁。他說，“哼，哼，只要我們聯帥出兵，還怕什麼革命軍不革命軍，這些公妻共產的暴徒那裏會成什麼大事？”接着他的聯帥在 K省打了一個敗仗，眼看得是不能支持的了，於是“此一時，彼一時，” Y先生大罵萬惡的軍閥了。所以他立刻把老陳引做自己的同志。果然，他的計算一點也不錯，從他的陳同志那兒出來，他立刻變成了一個革命的黨員；在回家的路上，他順便向書局裏買了一本三民主義，恭恭敬敬放在自己的書案上。很得意的側着頭遠遠的望了望那綠色的書面，他又想起來了：

“還少一張遺像。”

於是也不管他老婆叫他地掃，又氣急敗壞的跑到書店裏另外買了一張遺像，在壁上掛起來，又動手寫了一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對聯，黏在旁邊，然後滿意的笑了一笑。他想 總理爲什麼如此偉大呢。正想伏下來叩幾個頭，他那位太太怒着目走了進來：

“你倒好的，叫你掃地不掃，儘在房裏挂什麼人頭兒好玩。”說着便趕到牆邊動手去扯，這把我們的 Y 先生急死了：

“我去掃，我去掃，這個是一動也動不得。他比上帝還大呢，他是我們的總理。”

他一面把夫人請出了房外，一面提了一把掃帚灣着腰掃地，心裏在想：她們女人正是什麼也不懂！他那位什麼也不懂的太

太嘴裏還在咕嚕不清地念着，

“一會兒上帝，一會兒耶穌，又攪什麼總理。一天到晚，吃飽了飯不知在轉什麼念頭。”

Y先生抬起頭望她看了看，也不作聲，只替她可憐：要做委員太太了，還在儘怨。原來Y先生是聰明不過的，他雖然還沒有把案上那本三民主義翻開過，但他很懂得，一革命就可以做委員。他是在盤算做了委員之後是怎樣的威光。

但是很豈有此理的，大會的選舉揭曉了後，七個執行委員中，竟沒有Y先生的名字，只做了一個候補！但Y先生是最大量不過的，他想：啊，候補！也好，也好，總算是委員了，從此Y先生的一件黑色呢馬掛上，挂

了一條紅色的緞徽，揚揚的在別人面前說：

“我委實忙死了，我委實忙死了！”

忽然，獨立的省長吃了敗仗，北軍又佔據了Y縣，七個執行委員，老陳自然也在內，都逃走了。Y先生私心竊喜着：我幸而是一個候補，於是三民主義，遺像，對聯，都燒了。他搬入了Johnson的住宅裏，怨恨着他說：

“是你呀，叫我革命。本來我早料到他們是不長久的，現在不是糟了嗎？”

Johnson向他再三地道了歉，幸而兇惡的北軍雖然搜查了一會黨人，但沒有抄到美國牧師的家裏來。Y先生仍然很大膽的跑了出去，對人家又稱贊起我們的聯帥來了：

“我們的聯師，畢竟是厲害的”。

但是他的聯師畢竟是傷殘太甚了，過了不到兩個月，又棄了他可愛的順民Y先生而去了。Y先生得了消息，立刻打了一個電報給在外的老陳們，歡迎他們“早日返旌，主持部務。”三民主義與遺像終於再買了來，照常的供奉起來。然後跑到車站上去歡迎那七個執行委員：

“啊，同志們，我們又重見天日了！”

他向他們這樣的歡呼，於是他胸前那條紅色的緞徽又掛了起來。不過他對於曾經慶幸過的候補，顯然地深致不滿了，這時候區黨部裏推他做了常務。

“雖然是區黨部，但是常務呀，畢竟要比候補大得多了。”

這樣的想了一想，臉上又透出了一點喜色，便寫了一封辭職書，把候補辭去了，昂然地換了一條緞徽，走向他的新辦事處去工作了。

“真把我忙死了，真把我忙死了！”

他又對人這樣說起來，的確他現在工作太多了，既要做禱告，又要讀遺囑，說完了教，便去宣傳主義，做過了禮拜，又做紀念週。這兒要請他主席，那兒又要他演說，但是 Y 先生是善於處置事務，他把一切的事做得恰好，嘴裏雖然愛這樣說，却沒有人看見他不是泰泰然的。只是天下到底沒有萬全的事，近來他很痛心七個委員中有人嘲笑他：一只手提了上帝，一只手提了總理。他雖然用了種種的理由辯護上帝的道

理也是革命的，並且說：我只相信基督教的教義，至於外國教會侵略中國的陰謀，我也反對的。但終竟也被駁倒了。從來 Y先生的道理是沒有被人家駁倒過的，然而終於駁倒了，這比什麼還傷他的心。但是 Y先生是再達觀不過的，他便對同志們講起教會的壞話來，雖然終於因為二十五塊錢一月的薪金，他沒有把宣道師那個職務辭去，他仍舊每禮拜去做禱告，唱讚美詩，講道理，而且他發明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在教徒面前也說自己只相信主義，至於黨部呢，的確不大好。因此他成爲一個忠實的教徒，也成爲一個忠實的同志。但是不久，他因爲要找演說的材料，看了些省裏發下來的聯俄聯共政策，與農工問題的小冊子，他又覺得馬克

思與列寧的道理與上帝也一樣，於是他得意極了，除了在自己的辦事處裏，總理遺像的旁邊，添了兩張馬克思與列寧的照片以外，又在每次演說時，囁嚅了五六個‘哼東西’之後，宣傳起三大政策來。他還想加入共產黨，但不幸他不知共產黨 Y 縣的機關在什麼地方，雖然他以爲在七個委員中，一定有兩三個 C P 的，但他總於只在他們面前暗暗地表示了一點意思，而他所認爲 CP 的人，却沒有兜攬他，於是他恨極了。他想：三民主義雖然不錯，共產主義的時機到底還沒有到呢。那末，他就把這念頭停息了，雖然直到清黨委員要來的消息傳到後，他才把馬克思列寧的照片燒了。

清黨委員秘密的一到 Y 縣，他便首先

打探到了，於是便接到自己的家裏慇懃地款待起來。立刻，委員把他看中了，要他檢舉出本縣的CP分子來。他得意的吐了一口氣，覺得自己忽然變成了偉大的人物，什麼人都在他的掌握中了。於是他造起了一大張的名單，開了許多人的名字，由老陳們七個人頂了頭名。恭恭敬敬的送給那位委員。不久，有名字的人都逃走了。最高的縣部裏，只剩了幾個看門的門房，於是Y先生帶了幾個兵搜查了一會，結果是並無所得。只有Y先生得了一個渴望已久的縣常務的頭銜，另外他從教會的同伴中拉來了一大批的同志。

“這才是革命呢！”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比擬Y先生這時候

的得意，一個差役忽然走了進來：

“Y老爺，省裏的委員來了。”

除了選舉時候借給他錢的 Johnson 以外，只有省裏的委員是他尊敬的人了。省裏的委員泰然地在會客室新設的一張炕榻上躺下，Y先生滿面笑容地拱着手立在旁邊：

“他們做的那些事，我老早就不滿意，那些完全與總理的主義相背。什麼事在他們那個小團體裏秘密地決議，便誰也不能反對了。很慚愧的，我沒有力量早點揭破他。”

他說着面上狠狠地現出義憤的樣子，忽然，他覺察了自己的禮數沒有周到，連忙跑出去拿了一枝肥大金黃的雪茄煙，兩手捧上省裏的委員的嘴邊，然後掏出火來，給他燃了。省裏的委員，便伸手摸了摸上唇的

鬍鬚，很舒服地與他對談起來，他們談得很投機，直到差役來稟白小菜已經由菜館送來了的時候，才動起身來到他那常務室裏斟酌密談。

等到 Y 先生把委員安頓了午睡，他才點起了脚尖，輕輕的走出房間，回到家裏去。

“好啊，你倒又吃得嘴吧油膩了地，回來做什麼？”

Y 太太一見他進門，立刻堵起了嘴發火，Y 先生笑嘻嘻地在她的肩頭一搭，便伸過一只手去，舉住了她的腮頰，在那黃沉沉的瘦臉上吻了一吻，另外的一隻手，早從衣袋裏取出一捲鈔票，向太太的懷裏塞去。這才把正想擰他的太太透出笑顏來：

“那兒來的，這許多？”

她還不接，Y先生又把她吻了一吻，然後說：

“哼，哼東西，現在是今非昔比了呢？輪千輪萬的都一個人管。你好寫意點了，以後不必自己這樣辛苦，常務太太了，也該寫意點。”

“那末，約翰生先生的三百塊頭呢該還他了，鄉下的老太婆那裏也該帶點去。”

“約翰生麼？他外國人會沒錢化，他自己借給我，我這樣傻，去還他；老太婆，管她呢，反正她也不會餓死，快去打扮了，到市上去買點東西，儘是穿着這些布衣衫，也不像個太太的樣子。”

太太立刻歡喜起來，伸過手把鈔票接

來，便到房裏去打扮了，Y先生追着說：

“我到約翰生那裏轉一轉就來。你等一等。”

他便跑到 Johnson 的家裏，訴說了一遍公款都被共產黨帶走了，一時怕還不出那筆款子的話，Johnson 說了不要緊、不要緊：接着在他的肩頭重重的一拍，伸了一隻大拇指：

“老Y，你真是個傢伙！”

Y先生眯眯的笑了。

後記

後 記

自從可羞的“掙扎”而後，在鍊獄般的幽居生活中，我又寫了不少的作品。跟着時代的轉換，我的表現的對象，不能自禁的也轉換了新的方向。但是這期間潛伏着的病態與幻夢，又不能不游擊地侵擾着我，使我編集第二個集子的時候，發覺了這可怕的矛盾。把它毀滅了呢，似乎因為多少包含了一些自己實生活的記錄，不免有點戀惜的心

情。因此把這一些抽了出來，另外編成這個半畸形的東西，同着我的羞恥一起呈獻於讀者的面前了。

作者：一九二八，十月○

13810

一九二九年二月付印

一九二九年三月發行

1—2000册

每册實價一角六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